

“闲”与河南村落命名

王 萌

观察河南行政区划地图,可以发现许多村落的名称中含有“闲”字,如“李家闲”、“杨家闲”等。作为一个生僻字,“闲”为何会被用于地名,它有什么样的含义,它在地名中的使用反映了当地村落怎么样的习俗与生存状态,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。

“闲”的分布

不同于常见的“×村”、“×庄”等命名,河南一些地区常以“闲”来命名村庄,且分布相对密集,以郑州的登封、新密分布最为集中,几乎随处可见类似于“×家闲”的地名,而巩义、荥阳相对较少。郑州南部的许昌,在村落命名上多带“庄”,但与登封、新密相接的禹州市,尤其是禹州西北部则大量分布着含有“闲”字的地名。同时,许昌西部的平顶山诸县市中,也只有与禹州接壤的郏县有类似的地名。洛阳地区的偃师、伊川、新安、宜阳、嵩县、洛宁、栾川一带都有含“闲”的地名,三门峡的渑池亦有此类地名。

除此之外,在河南其他地区,以“闲”命名的村落则极为少见。

综上所述,“闲”在河南的分布是相对密集的,根据它的分布,可以考证“闲”字地名与河南村落命名及河南民俗的关系。

“闲”的来源与演变

要确切了解“闲”的含义,必须弄清它的来源与演变过程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“闲”字有以下含义:
“(1) jiān,《说文》古闲切。元部,同间。《说文·門部》,‘间’,隙也。闲,古文間。(2) xī,《篇海类编》呼计切,闲,门扇。《篇海类编·宫室类·闲部》:闲,门扇。(3) mǎ,方言,小山庄。如‘李家闲’、‘吉家闲’。城镇空地或沿街道地名也有称‘闲’的,如:庙闲;上闲;下闲;上闲要去吧。”通过这样的解释可以看出,作jiān时尽管在古字写法上,为与《说文解字》中略有差别,但确实为同一字。作xī时也没有摆脱与“门”有关的含义,只有作mǎ时才

明确提出了类似“李家闲”的例子，变成了一个地名用字，其含义也与村庄、城镇有关。这说明“闲”应该就是今天的闲，它由古文的閒形讹而来的閑。同时，1915年编成的《中华大字典》中也出现了闲字，同样认为是古文“閒”：“按诸家《说文》均作‘閒’，《玉篇》亦然。唯段本改作闲，且云与古文恒同，中从古文月。”《中华大字典》中并未提及此外的含义，由此可见，作为方言，“mǎ”的流传，其时间应在现代。但作为mǎ讲的“闲”，其含义与原先的“间隙”等几乎毫无关系，“闲”的变形为何会成为地名用字，为何会出现于河南，它是否是专属于河南的方言，仍是需要探讨的问题。

“闲”是一种方言，通过查阅《汉语方言大辞典》（中华书局，1999年版），发现其中已经出现了今天的“闲”字，解释为“闲〈名〉多用于村庄，中原官话，河南方言中的[mair]。如豫剧《蜂为媒》‘东闲喊了东闲帮’，又如《河南传统剧目汇编·豫剧》中的‘俺那闲有几个老头，都好打纸牌’。”这证实了，“闲”确为河南方言，是用来表示地名的名词。但它与原来的“閒”有什么联系，又是怎样脱离了“閒”，及有关“间隙、空隙”的本意而成为地名，仍不得而知。

“闲”字村落在现代的演变

尽管“闲”在河南部分地区的村落命名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，但地名在近代以来已经越来越受到地图制图、邮政、电子通讯等的影响，不可否认的是，“闲”是一个局限于河南地区、难以被更

多人们理解和熟知的生僻字，这在注重信息交流的今天会造成诸多不便。因此，如今许多地方已经将地名中的“闲”字进行了修改和替换，如登封徐庄乡李家闲村改为李家门村，新密岳村镇老庄闲村改为老庄门村，取其字形的相似；巩义大峪沟镇韩闲村改为韩码村，取其读音的相同；还有登封石道乡张家闲村改为张沟村，将地名与地形相联系，都表明地名正在向更便于沟通交流的方向发展。但另一方面，地名是一种民族文化遗产，它们既能反映悠久的历史文化，又能展示地方独特的地理文化景观，分析地名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和语言问题。保护民间的地名，尤其是大量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古地名，对于传承传统文明、发扬地方特色、弘扬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。因此，如何在注重物质沟通和保留精神文化遗产之间作出适当的取舍，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。

本文所介绍的“闲”只是河南诸多地名用字中的一个，但它同样能够反映出河南古今村落的一些风俗与文化，并为当今的村落命名与文化保护提供一些启示。同样，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文明传统通过各种地名得到了丰富的体现，而农村聚落的名称是各类地名中最能代表河南文化特色的，考察河南地名，尤其是农村聚落地名，对于今日河南的文化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借鉴意义。

作者单位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